



戊辰上奏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27
D 5



戊辰建白

戊辰八月上闕書

米澤藩軍監宮島誠一郎再拜謹上封章。嚮者承
藩主上杉齊憲之命。與仙臺藩守伊達慶邦臣某。
齋奧羽列藩連署書。代陳情于朝。以五月二十六
日。自仙臺葭漣船取海道而來。途聞契藩與仙臺共
觸天譴。沒收藩邸。嚴禁二家臣隸入京師。不勝惶
恐之至。伏思顧此事必因二藩處分會津之事。未詳
達于朝廷也。逕欵伏闕備陳。則如嚴譴在身。何
於是。擬天踊地叩。願作書以奏之于闕下。今春奧羽
鎮撫總督使之來仙臺也。命我藩主齊憲與伊達某

邦為討會先鋒。齊憲奉命。即出兵境上以待。然於
藩之於會津。夙有隣誼。無一言勸諭。而突然加兵。則
予心有所不忍。故于月望日。齊憲使參政某發行營。
入會津。說以開城謝罪之事。且曰。若不見從。則將相見于
戎馬之間。而無如松平。容保不從也。齊憲又遣支族上
杉主水中老若林文瑞。至會津。再申以大義。反覆辯
論。情辭甚苦。容保始勉從之。而藩士大夫復不肯
從。曰。我主容保。曾入衛京師。勞動有功。屢蒙宸賞。
有何逆罪。而受開城之辱。若師出無名。則我輩與城
斃耳。伏水之事。倉卒驟發。勢不得阻。至遭天譴。今

貴藩重隣好。前來救援。詎不可抗。請無開城受辱。
則唯命是從。如其後命。則請姑紓期以待。我老臣
等諾之。于是容保出城屏居。所以示恭順也。而
西歸報。云云。容保使其臣梶原景武及伊藤
某山田某。持表哀訴于我軍門。我藩及仙臺重臣
出接。先是仙臺奉督府令。出兵已戰。會津之東疆。
故責之曰。我主廢邦親率兵出戰。汝主強項不服。今
汝主離城屏居。無謝罪實効。則我兵不可解。汝速
歸。若容保斬伏水之首謀。割會津之封土。以謝罪。
景武等承服而去。閏四月八日。再來我軍門。告以割

封斬首之議已決。務懇乞哀。於是我藩與仙臺其
召奧羽諸藩重臣于奧州白石。議之。齊憲聞之曰。此
重事也。我不得不往。九日發米澤。抵白石。與伊達茂
共詣岩沼見督府。九條道孝。縷述容保哀情。以書乞
宥罪。督府領之曰。速奏之。朝廷以釋之。二人喜告之。
列藩以待命。至二十日。督府俄下令曰。容保大罪。不容
于天地。宜速征討。列藩愕然。不知所出。皆曰。自古降者
受之。今容保謝罪。朝議誠宜寬宥。督府已領之。而
猶不免。何物狂奴。假官軍以釋私憾。此必非光明正
大王者之師也。白石盟約於是未成矣。二十四。藩憤

然合從。遂解討會之兵。以拒官軍。飛檄四方。實閭
四月二十日。此即東西戰爭之發端也。今也奧羽之
事情。不貫徹于朝廷。而軍相持。兵連禍結。不堪痛
哭流涕之至。我主齊憲。結述祖宗遺訓。信義治國。
特勤王事。先朝屢賜褒賞。累官至左近衛中
將。今有何所悲。而揆戴于今上。臣職臣心。天神共監。
且考今之時。朝廷內政未平。外交未固。洋夷跳梁。
溢口互市。時局一新。艱難百倍。加以鄂羅斯將及。顯
于我。若一朝觀變而動。南覬覦而來。則奧羽實北
門之管鑰。萬一寵濫之民。通款于彼。非僥與。非

皇國之有。即全境亦非。朝廷之有。四分五裂。去崩瓦解。而已。印度之禍。殷鑒不遠。則皇國之危。急於燃眉。誠宜東西和協戮力。邦家為禦。備之要策也。容保恭慎。處之寬曲。則不饒。天戈帖服。奧羽。皇威赫耀。民免塗炭。今日之事。莫過于此。我主齊憲。所盡心竭。力亦在于此也。區區小學。遂觸宸怒。至以修德為仇。以盡忠為賊。主家之冤。何所告訴。此微臣所為肝膽迸裂。代為申明者矣。况奧羽之為州。遐陬僻壤。王化之所未及。德教之所未及。人民頑梗。風俗鄙陋。與中州大異。惟徐導之。則感悃向風。而急驅之。則激

切梗化。初不知順逆之為何物。其形可惡。其情亦可憐也。仰望朝廷。以含宏之大度。行原宥之寬曲。以高明之卓見。照壅塞之下情。休兵止戰。則奧羽之民。感泣歸降。可立而待。朝議若不出於此。而驅六師以挫二州。天兵之所向。雖雷震。雖擊。不難勦滅。而玉石俱焚。以致教愚之生靈。肝腦塗地。揆諸仁民愛物之心。當不其然。況又激慮生變。或至為叢驅。對使民心外叛。現屆迫冬。冰雪將束。二州兵氣益健。其於用兵。東西難易。果何如哉。臣伏願國家。顧全大局。開豁小過。乃為至計。不勝冒昧待罪之至。謹

拜。度。應。四。身。戊。辰。八。月。九。日。

右一篇戊辰之變代奧羽諸藩所奏于朝廷者
原書係於邪文頃應奧羽諸友人之需譯為漢
文云明治十三年庚辰十月百宮島誠一郎識

其辭和而婉其情曲以達至誠格天至
誠感神

四明張斯桂評

忠悃懇摯惻動人後路指陳利害尤
為明瞭此種文字足以格天地而感鬼
神

嶺南黃遵憲識

一腔忠憤出之以哀懇誠款委婉曲折中
絕不露激昂詞氣此上書極具首身能動
聽也後路指陳不當日利害情景尤為
詳盡夫君於此固自不凡

庚申八月廿八日

大埔何煜輝識

語口筆之勢力百倍於劍 與羽雖不免乎
天兵而料知生靈之賴此書獲全活
者必不少矣有用文字卓然可傳

唐志十月

中村正直僭批





